



安娜·卡列尼娜

(下)

陕西人民出版社

安娜

·

卡列宁娜

(下)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靳戈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娜·卡列宁娜/(俄罗斯)托尔斯泰 (Tolstoy, L. N.) 著; 靳戈译.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7
(2002 重印)

(世界名著译丛)

ISBN 7-224-04434-2

I. 安... II. ①托... ②靳... III. 长篇小说
—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1670 号

安娜·卡列宁娜

(上·下)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靳 戈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华正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7 25 印张 810 千字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01—15000

ISBN 7-224-04434-2/I·968

定价: 25.00 元

第五卷

舍尔巴茨基公爵夫人觉得在只剩五个星期的斋戒节前举办婚礼是不可能的，因为到时候有一半的陪嫁来不及添置；但是她不能不同意列文的意见，认为斋戒节后就太晚了，因为舍尔巴茨基公爵一位年迈的亲姑妈已经病得很重，可能很快去世，那样的话，丧事势必耽误婚礼。因此决定把陪嫁分成大小两部分，公爵夫人同意在斋戒节前举行婚礼。她决定小部分陪嫁现在马上准备好，然后送过去，可是她很生列文的气，因为他怎么也没有给个认真的答复，同意还是不同意。再说已设想的这个办法更方便，因为婚礼完了，年轻的新人马上就到乡下住去了，那里大部分陪嫁的车辆就用不着了。

列文继续处于那种神魂颠倒的状态，他仿佛觉得他和她的幸福是世界上一切的主要和惟一的目的，自己现在什么也用不着考虑和操心，一切全都有人会替他操办的。他甚至没有任何未来生活的计划和目标；他把这让别人来做决定，知道一切都将非常圆满。他的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斯捷潘·阿尔卡杰奇和公爵夫人指指点点，要他去办该办的事情。他只对人家给他的提议全都表示同意。哥哥为他筹集钱，公爵夫人提议婚礼完了就离开莫斯科，斯捷潘·阿尔卡杰奇提议去国外。对所有这一切他都同意。“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假如你们觉得高兴。我很幸福，而且我的幸福不为因为你们做了什么而发生变化。”他想。他感到非常奇怪的是，当自己把斯捷潘·阿尔卡杰奇关于到国外去的提议对吉蒂说了以后，她竟不同意，而且还对他们俩今后的生活，提出了自己明确的要求。她知道，列文在乡下有他喜爱的事业。他发现她不但不理解，而且也不想理解这种事业。但是，这并不妨碍她认为这种事业很重要。因此，她知道他们的家将在农村，所

以她不愿意到他们不会在那儿生活的国外去，而愿意到将来的家所在的地方去。这种明确表达出来的意图，使列文感到惊讶。但因为他完全都无所谓，因此他立刻就请斯捷潘·阿尔卡杰奇到乡下去一趟，好像这是他的一项义务，要他凭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及丰富的鉴赏力，把那里的事情安排好。

“不过你听着，”斯捷潘·阿尔卡杰奇为迎接新人们安排就绪从乡下回来后，有一天说道，“你有做过忏悔的证明吗？”

“没有。而怎么的？”

“没有这结不了婚的。”

“啊呀，啊呀，啊呀！”列文叫嚷起来。“要知道，我好像九年没有做斋戒祈祷了。我也没有想到。”

“好啊，你！”斯捷潘·阿尔卡杰奇笑道，“还说我是虚无主义者！但是要知道，这可不行。你得做斋戒祈祷。”

“什么时候？只剩下四天了。”

斯捷潘·阿尔卡杰奇连这事儿也给安排好了。于是，列文开始做斋戒祈祷。对列文这样一个自己不信教却尊重别人信教的人来说，出席并参加任何教会的仪式，都是件很沉重的事情。现在当他处于一切都富有感情的缓和心理状态时，这种必须假装的做法不但使列文感到沉重，而且简直无法忍受。在现在自己这么欢乐和喜气洋洋的时刻，他要么撒谎，要么亵渎。他感到无论这样或那样，都无法做到。但是不管他一再地问斯捷潘·阿尔卡杰奇，不做斋戒祈祷能不能弄到证明，斯捷潘·阿尔卡杰奇都说，这不可能。

“不过这对你算得了什么——才两天时间，而且，人家是个很可爱的聪明小老头。他会在不知不觉中把你这颗牙拔掉的。”

站着做第一次祈祷时，列文试图回忆自己在十六到十七岁少年时代经受过的那种虔诚的宗教感情。但他立刻坚信，对他来说，这完全不可能。他试图把这一切看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无聊风习，好比访友作客；可是又感受到，自己就连这一点都怎么也办不到。列文对宗教的态度，就像他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处于最不确定的状态。相信吧，他不能，可同时他又不坚决相信这一切都是不公正的。因此，他既无法相信自己现在的行为的重要性，又不能若无其事地看待这种无

聊的表面形式。在斋戒祈祷的整个时间，他都经受着尴尬和害臊的感觉，因为自己所做的，是他所不了解的，是他内心的声音告诉他的一种虚伪和不好的事情。

在举行宗教仪式时，他一会儿听着祈祷，竭力赋予它们和自己的观点不相违背的意义，一会儿感到自己无法理解并应当加以指责，竭力不去听它们，而只倾注于自己在教堂里这种无聊状态时异常生动地在脑子里转的种种想法、观察和回忆。

他遵守日祷、晚祷和通宵夜祷的规矩做完后，第二天起得比平常早，不喝茶，早上八点钟就到教堂里去做晨祷和忏悔。

除了一个要饭的士兵，两个老太婆及教会职工，教堂里没有别的人。

一位薄薄的法衣下鲜明地透露出两半拉大勺形长长的背部的年轻助祭迎接了他，并立即走到靠墙的一张小桌边开始诵读经文。诵读时，特别是在不断迅速重复“主怜悯”这几个听起来像“宽恕了吧”的词儿时，列文感到自己的思想被关住了，给打上了封条，而且眼下不能去碰它动它，不然的话就会出乱子，于是他就站在助祭后面，继续不去听也不去领会，只想着自己的事情。“她那只手的表情丰富得出奇，”他回想起昨天他们坐在桌子角落上的时候。就像这种时候几乎总是那样的情况，对他们没有什么好说的，而她，把一只手放在桌子上后就把手伸开又摆上，并看着这手的动作，自己都笑起来了。他回想到自己怎么去吻这只手，然后又怎么仔细观看粉红色手掌上连到一起的纹路。“又是宽恕了吧，”列文想，同时一边画十字、鞠躬，一边瞧着鞠躬的助祭背部有弹性的活动。“后来她握住我的一只手并仔细看着掌纹：‘你有一只很好的手，’她说。”于是，他看了看自己的手及助祭的一只短手。“对，现在快结束了，”他想。“不，好像又开始了。”他一边留神听祈祷，一边想。“不，要结束了；瞧他都已经鞠躬到地面了。结束前总是这样的。”

助祭用一只套着波里斯绒布翻袖口的手，不被人注意地接过一张三卢布纸币说，他会给记上的，然后便精神抖擞地、新靴子咯噔噔响地顺着空荡荡教堂的石板地面走到了圣堂里。过了一分钟，他从那里看望了一眼，招呼列文过去。至此关闭着的思想开始在列文的脑海里

活动起来，但他连忙把它驱散了。“会办妥的，”他想，同时向布道的高台走去。他迈上台阶，便向右拐，看到了一位老司祭；他一脸稀疏的花白大胡子，一双疲倦而善良的眼睛，已经站在诵经台边上翻着圣礼书。他向列文点了点头，立刻用习惯了的声音开始诵读祈祷文。诵读完了，他向地面一鞠躬，便转过脸来对着列文。

“基督无形地站在这里，接受您的忏悔，”他说，同时指指带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圣使徒教会对我们的教诲，您全都相信吗？”司祭继续说，他同时把眼睛从列文脸上转开，双手合拢在项围下的一边。

“我怀疑过，我现在也怀疑一切。”列文以自己不愉快的声音说完，便闭上了嘴巴。

司祭等了几分钟，看看是否还有什么要说，接着闭起眼睛，用字母“O”特别突出的符拉基米尔地方口音很快地说：

“怀疑是人类的固有弱点，但我们应当祈祷，求仁慈的主坚定我们的信仰。您有什么特别的罪过吗？”他没有一点儿停歇地追问，好像是在尽量不浪费时间。

“我主要的罪过是怀疑。我怀疑一切，而且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怀疑中。”

“怀疑是人类的固有弱点，”司祭把同一句话重复了一遍，“您究竟主要怀疑什么？”

“我全都怀疑。我有时甚至怀疑上帝的存在，”列文不由自主地说，同时为自己说的不礼貌感到可怕起来，然而，列文的话好像没有给司祭留下印象。

“对上帝的存在会有什么样的怀疑呢？”他带着差点儿被人看出的微笑急忙说。

列文没有作声。

“您看得见造物主的造物，还能对造物主有什么样的怀疑呢？”司祭继续用习惯的口音很快地说。“是谁用星球装饰了天空？是谁把大地打扮得一片美丽？怎么没有造物主呢？”他说着，同时用询问的目光瞥了列文一眼。

列文知道与司祭进行哲学争论会显得不礼貌的，因此他只针对问题直接回答了一句。

“我不知道。”他说。

“您不知道？那您怎么会怀疑是上帝创造了一切的呢？”司祭带着愉快的疑惑说。

“我什么也不明白，”列文通红了脸说，同时感到自己说了蠢话及在那种情况下说的话没法不蠢。

“祷告上帝吧，向他祈求。就连神父也有怀疑，祈求上帝坚定自己的信仰。魔鬼拥有强大的力量，可是我们不应当向它屈服。祷告上帝吧，向他祈求。祷告上帝吧。”他急急忙忙重复说。

司祭沉默了一些时候，好像是在沉思。

“您，我听说准备和本教区教民、上帝之子舍尔巴茨基公爵的女儿结婚？”他微笑着补充说。“一个极好的姑娘！”

“是的，”列文为司祭涨红了脸，回答说。“忏悔时，他干吗问这个？”他想。

司祭好像对他的思想作回答似地说：

“您准备要结婚，上帝会赏赐给您后裔，不是这样吗？怎么，您能给自己的娃娃怎么样的一种教育，要是您不去掉魔鬼使您不信上帝的诱惑的话？”他温和地指责说。“要是您爱自己的儿女，那您作为一个好父亲，不只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们荣华富贵；您将希望使他们得救，受到真理之光的精神教育。不是这样的吗？‘爸爸，是谁创造了世界上这些吸引我们的一切——土地，水，太阳，花朵，草？’当无辜的娃娃这样问您时，您怎么回答？您难道将告诉他们说：‘我不知道。’当我主上帝以自己的仁慈向您敞开这一切的时候，您不会不知道。或者您的孩子问您：‘死了以后的生活中等待我的是什么呢？’要是您什么也不知道，您对他说什么呢？您将怎么回答他？您把他美妙的世界提供给魔鬼吗？这不好！”他说着，向一边侧过脑袋，用一双善良、温和的眼睛注视着列文。

列文这时什么也没有回答——不是因为他不想和司祭进行争论，而是因为谁也没有向他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而要到娃娃们向他提出这些问题，还有时间考虑怎么回答。

“您正在进入人生的这样一个阶段，”司祭继续说，“应当选择道路并把握住它。祷告上帝吧，让他发慈悲帮助您，宽恕您，”他结束

说。“愿我主上帝，耶稣基督以自己赏赐恩惠的仁慈宽恕这个儿子……”念完赦免的祈祷文，司祭向他祝福，让他走了。

这一天回家后，列文经受到一种高兴的感觉，因为尴尬的处境结束了，而且没有要他说谎话就结束了。此外，他还留下一种模模糊糊的回忆，那个善良、可爱的小老头子说的并不像自己一开始时感到的那样完全那么愚蠢，他的话里边真有某种需要弄清楚的东西。

“当然不是现在，”列文想，“而是在以后什么时候。”列文现在比以前更多地感觉到，在自己的心灵里存在着某种不清楚和不纯洁的东西，还有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他还处于自己已经如此清楚地看到并因此不喜欢别人及曾经指责自己的斯维亚什斯基的那种情况。

这一晚上，列文和未婚妻是在陀丽家度过的。他特别开心，还向斯捷潘·阿尔卡杰奇解释自己所处的那种兴奋状态使他真高兴，就像一条训练跳项圈的狗，它终于明白并完成了要自己做的动作，便边吠边摇尾巴，兴奋地跳到桌子和窗台上。

举行婚礼这天，按照风习（公爵夫人和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坚持要严格履行全部习俗），列文没有看见自己的未婚妻，他在宾馆里与偶然聚集到这里来的三位单身汉一起吃午饭，他们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大学同学、现任自然科学教授、列文在街上碰着把他拉来的卡塔瓦索夫，以及男侯相、莫斯科民事法官、列文猎熊的伙伴契里科夫。午饭吃得很愉快。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处于最好的心情中，很赞赏卡塔瓦索夫的独创精神。卡塔瓦索夫呢，感到自己的独创精神受到重视和理解，就以此出风头。契里科夫则对任何的谈话都给予愉快而温和的支持。

“因为瞧吧，”卡塔瓦索夫以讲台上养成的习惯拉长语调说，“我们的朋友康士坦丁·德米特里奇曾经是一个多能干的小伙子。我说是曾经，因为那个他已经不存在了。当年在离开大学时，既爱科学又有对人类的兴趣；现在他呀，一半的才能用在欺骗自己上，另一半呢

——是为这种欺骗辩护。”

“对结婚，我还没有见到过比您更坚决的敌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不，我不是敌人。我是劳动分工的朋友。什么事儿也不会干的人应当生孩子，而其余的人——促使他们有教养和幸福。瞧吧，这是我的理解。把两种行业混淆起来的人多如牛毛，我不在其列。”

“等见到您堕入情网时，我将多么幸福！”列文说。“请一定要叫我参加婚礼啊。”

“我已经堕入情网了。”

“对，爱上了墨斗鱼。你知道吗，”列文转过来对着哥哥说，“米哈依尔·谢苗内奇在写一篇关于食品的著作。”

“好了，你别瞎搅和！关于什么，这全一样。问题是我确实喜欢墨斗鱼。”

“但是，它并不妨碍你去爱妻子呀。”

“它倒是不会妨碍，可是妻子会妨碍的。”

“为什么啊？”

“那就瞧吧，您会看到的。瞧您喜欢田庄经营、狩猎——那您就等着瞧吧！”

“可是今天阿尔希普来过，他说在普鲁特诺驼鹿多得要命，还有两头熊。”契里科夫说。

“那个啊，没有我您就能拿下它们。”

“这倒是真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再说往后你可得告别猎熊了——妻子不会让你去的！”

列文微微一笑。说想妻子不会让自己去是这么使他感到愉快，他都宁肯永远拒绝发现了熊那样一种满足了。

“不过，没有您他们把两头熊拿下，这事儿毕竟可惜。而记得在哈比洛夫的最近一次吗？真是一次极好的狩猎。”契里科夫说。

列文不想使他扫兴，好像不打猎还有其他开心的事情，因此他什么也没有说。

“和单身生活告别，这种风习的形成不是没有原因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别管会多幸福，还是舍不得自由。”

“那您承认有那种感情了，像果戈里笔下想跳窗口逃走的那位新郎？”

“显然有啰，可是不承认！”卡塔瓦索夫说着，放声哈哈大笑起来。

“怎么的，窗子开着……我们这就到特维尔去！一头母熊，可以直奔熊窝。对了，乘五点钟的一班车去！而在那里，大家就随便好了。”契里科夫微笑着说。

“啊，说真的，”列文微微笑道，“我心里怎么也没有发现有舍不得自己的自由的感觉呢！”

“您心里呀，现在乱成了一锅粥，您什么也发现不了，”卡塔瓦索夫说。“您等等，稍稍清楚点了，那就会发现了！”

“不，哪怕我除了自己的感情（他不愿在他面前说出——爱情）……和幸福，就算稍稍有点儿舍不得失去自由吧……可是相反，我还是为失去这种自由感到高兴。”

“不好！是个毫无指望的家伙！”卡塔瓦索夫说。“好吧，让我们为他的健康干杯，要不就只希望他百分之一的幻想能实现。就算那样，便将是地面上从来没有过的幸福了！”

午饭后，客人们很快都走了，以便来得及换好参加婚礼的衣服。

一个人留下来回忆这些单身汉的谈话时，列文再一次地自问：自己心里到底有没有他们所说的那种舍不得自由的感觉？对这个问题，他微微笑了笑。“自由？要自由干什么？幸福恰恰就在于去爱，愿她之所愿，想她之所想，也就是不要一点儿自由——这就是幸福！”

“可是，我知道她的思想，她的愿望，她的感情吗？”突然一个声音悄悄地对他嘟哝道。微笑从他的脸上消失了，接着，他陷入了沉思。而且，他还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怀疑一切。

“如果她不爱我，怎么办？如果她和我结婚仅仅是为了嫁人，怎么办？如果她自己都不知道在干什么，怎么办？”他问自己。“她可能醒悟，只是为了嫁人，她会明白自己并不爱也不能爱我。”接着，他开始出现一些古怪而最糟糕的想法。他妒忌她一年前对符朗斯基的态度了，脑子里浮现出她和符朗斯基在一起的那个晚上，好像就发生在

昨天一样。他怀疑她没有把全部情况告诉自己。

他迅速跳起来。“不，这样不行！”他绝望地对自己说。“我要找她去问问，最后一次告诉她：我们是自由的，是不是到此为止的好？怎么也要比永远的不幸、耻辱、不忠好！！”怀着一颗绝望的心及对自己对她对一切人的愤恨，他走出宾馆到她家里去了。

他在后排房间里见到了她。她正坐在一个柜子上，吩咐一个年轻女仆挑选散在椅子背和地板上一大堆各种不同颜色的连衣裙。

“啊！”她见到他，高兴得浑身喜气洋洋地叫起来。“你怎么样，您怎么样啊（到这最后一天以前，她对他一会儿以‘你’一会儿以‘您’相称）？真没有想到！而我正在清理做姑娘时的衣服，哪一件给谁……”

“啊！这很好！”他说着，脸色阴郁地瞧着年轻女仆。

“你走吧，杜尼亚莎，到时候我叫你，”吉蒂说。“你怎么了？”年轻女仆一出去，她就坚决地以“你”相称问道。她注意到他脸色古怪，激动而阴郁，使她感到可怕。

“吉蒂！我在受折磨。我没法一个人受折磨，”他站在她面前，恳求地注视着她的眼睛，声音里带着绝望。根据她钟情真实的脸色，他已经明白自己原来打算说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了，不过他还是需要她亲自来消除他的不信任。“我來是要告诉你，时间还来得及。一切都还可以不算数，并加以纠正。”

“什么？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你怎么了？”

“是我说了一千次和不能不考虑的事……我配不上你。你不会同意嫁给我的。你考虑考虑。你错了。你好好想想。你不可能爱我的……假如……你还是说出来为好，”他说，没有看着她。“我会不幸的。让大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好了；总要比不幸好……现在总好些，暂时还有时间……”

“我不明白，”她惊恐地说，“也就是说，你要拒绝……不结婚了？”

“对，如果你不爱我。”

“你疯了？”她伤心得通红了脸，叫嚷起来。

但是他的脸是那么可怜，以致她忍住了伤心，随即从靠背椅上拿

掉连衣裙，靠近他坐下来。

“你在想些什么？全告诉我。”

“我在想，你不会爱我的。你为什么爱我呀？”

“我的上帝！我为什么？……”她说，哭起来了。

“啊，我干了什么！”他嚷嚷着跪在了她面前，吻起她的双手来。

五分钟后公爵夫人进房间来时，她发现他们已经和好了。吉蒂不但使他相信自己爱他，甚至回答了他的问题，向他解释清楚了自己为什么爱他。她告诉他，她爱他是因为自己理解他的一切，因为她知道该喜欢什么，以及他喜欢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接着，这好像使他完全明白了。当公爵夫人向他们走来时，他们已经并肩坐在柜子上，一边清理衣服，一边为吉蒂想把那件咖啡色的连衣裙送给杜尼亚莎进行争执。列文向她求婚时她穿的就是那一件，因此列文坚持这件连衣裙谁也不给；他认为可以把浅蓝色的那件给杜尼亚莎。

“你怎么不懂？她是个黑头发女孩子，因此对她不合适……我全都考虑到了。”

知道了他为什么来的原因后，公爵夫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生气了，她叫他回去穿衣服，不要在这里妨碍吉蒂做头发，因为查理马上就到。

“这几天就这样她已经什么也没有吃，人都变丑了，而你还拿自己的糊涂念头搅乱她，”她对他说，“走开吧，走开吧，亲爱的。”

列文感到自己错了，感到羞愧，但是他放心了，回到了自己住的宾馆。他哥哥、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和斯捷潘·阿尔卡杰奇，大家都已经盛装等着用圣像给他祝福了。不能再拖延了。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还得回家去一趟把涂了油和烫起髻发的一个儿子接来，他应当拿着圣像和新娘在一起。然后，还得派一辆轿式马车去接男侯相，另一辆轿式马车送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后再返回来……总之，要考虑的相当复杂的事情有很多。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就是不能再磨蹭了，因为已经六点半了。

用圣像祝福的事儿没有什么特别的名堂。斯捷潘·阿尔卡杰奇一副可笑的庄严姿势拿着圣像与妻子并排站好，吩咐列文往地面鞠躬，带着善良和讥讽的微笑祝福他，吻了他三次；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

夫娜也照样做了一遍，便急于上马车，却在预定的马车调动方面又搞糊涂了。

“啊，瞧我们就这么办吧：你坐我们自己的轿式马车去接他，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真是个大好人，就劳他到了那里便让马车回来，而然后再派用场。”

“那有什么，我很高兴。”

“我们便和他一起，马上就到。东西运走了吗？”斯捷潘·阿尔卡杰奇说。

“运走了，”列文回答说，同时吩咐库兹玛把要穿的衣服拿来。

3

为举行婚礼，教堂灯火辉煌，围满了人群，特别是妇女。那些没有来得及到中间去的人就聚集在窗子旁边，推推搡搡，吵吵嚷嚷地通过窗栏往里探望。

沿街已按照宪兵的指挥一直溜停着二十多辆轿式马车。身穿耀眼的蓝制服的一位警官，冒着严寒站在入口处。马车还在不断地到来，一会儿是全身花花绿绿提着拖地长后襟的太太，一会儿是一些男人边脱制帽或黑礼帽，陆续走进教堂里。在教堂里边，两台枝形吊灯及各处的所有蜡烛已经全部点燃了。墙壁红色背景上的镀金，金黄的圣像浮雕，以及多枝和单枝银质蜡烛台，地面上的石板和铺开的绒毯，神幡旁边唱诗班席位上方圣坛的台阶，陈旧发黑的书籍，司祭的内长袍和法衣——全都一片亮堂堂。暖融融的教堂右边，在燕尾服和白领带、制服和花缎、天鹅绒、丝绸、头发、花朵、裸露的肩膀和手臂及戴长手套的人群里，进行着慎重而活跃的谈话，高高的圆屋顶内产生出奇怪的回响。听到开门时发出吱扭的一声，人群里的说话便平息下来，于是大家就都东张西望地等着看新郎和新娘进来。但是门已经开过十多次了，每次进来的，不是迟到后加入到右边来宾圈里的男女客人便是些骗过警官或求情进来加入到左边人群里的看热闹者。无论是亲友和看热闹的人们，都已经过了等待的一切程序。

起初大家认为新郎和新娘马上就到，没有去注意这种迟到有任何意义。然后人们开始越来越经常地往门上张望，说会不会出了什么问题。后来，这种迟到开始变得尴尬了，亲友和来宾都竭力作出他们都只顾自己谈话而没有去想新郎的样子。

大司祭不耐烦地咳嗽使窗户上的玻璃都发生震颤，他好像是在提醒自己的时间很宝贵。唱诗班席位上，等烦了的歌手们发出一会儿试试嗓子一会儿擤鼻涕的声音。司祭不断地一会儿派执事，一会儿派助祭去看看新郎是否来了，自己则穿着系绣花腰带的紫长袍连连不断地到几道边门去等候新郎。有一位夫人看了看表，终于说了：“这可是怪了！”于是所有的来宾都不安起来，开始大声地表示自己的惊讶和不满。一位男傧相乘马车去了解情况，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吉蒂这时候已经完全准备好了，穿着白连衣裙，披着长长的婚纱和香橙枝花冠，正和女主婚人及姐姐里沃娃一起站在舍尔巴茨基家的大厅里往窗外看，盼着已经白白等了半个多小时的男傧相带来新郎已经去教堂的消息。

列文呢，当时已经穿好裤子，可是没有背心和燕尾服，在自己的客房里来回转，同时不断从门里探出头来看看走廊。可是走廊里总也不见自己等待的人，他便绝望地摆摆手回到房里，面对着若无其事地抽着烟的斯捷潘·阿尔卡杰奇。

“什么时候有人落到过这么可怕的尴尬处境！”他说。

“是啊，真尴尬，”斯捷潘·阿尔卡杰奇肯定说，同时露出委婉的微笑。“不过你放心，这就拿来。”

“不，怎么办呢！”列文带着克制的愤怒说。“还有这种傻里傻气的开胸背心！让人受不了！”他看着自己胸前揉皱的衬衫说。“而东西已经运到火车站去了，怎么办？”他绝望地嚷嚷道。

“那你就穿我的。”

“早就该这样了。”

“一副可笑的样子可不好……你等等！会办成的。”

问题出在列文要穿衣服时，他的老仆人库兹玛把燕尾服、背心及需要的一切都拿来了。

“那么衬衫呢！”列文叫嚷道。